

全十卷 **卷六**

还珠楼主◎著 裴效维◎校点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
 北岳文艺出版社

蜀山剑侠传



杨善
插图

民国武侠·北派经典
插图版



全十卷 卷六

蜀山剑侠传

还珠楼主◎著 裴效维◎校点 杨芾◎插画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目 录

- 第二〇七回 佛法显神通 顷刻勾销前后孽
玄功争造化 一轮转尽古今愁 2625
- 第二〇八回 踏雪赏幽花 玉雪仙婴双入抱
飞光惊外道 金乌邪幕总无功 2648
- 第二〇九回 灵境锁烟鬟 绝世仙娃参佛女
厉声腾魅影 穷凶鬼祖遇神鸠 2682
- 第二一〇回 闭户读丹经 明霞丽霄开紫府
飞光摇璧月 朵云如雪下瑶池 2710
- 第二一一回 火柱困霜鬟 雷泽砂中援道侣
蓝田餐玉实 灵空天际见真人 2730
- 第二一二回 蓦地起层楼 仙馆宏开延怪客
清谈矜雅谑 碧峰小集啖丹榴 2760
- 第二一三回 隐迹戏群凶 恶犯伏诛 妖徒授命
对枰凌大敌 穷神妙法 驼叟玄功 2784
- 第二一四回 地叱天鸣 剑气纵横寒敌胆
金声玉振 卿云纛纛丽鸿都 2806
- 第二一五回 大地为洪炉 沸石熔沙 重开奇境
长桥横圣水 虹飞电舞 再建仙山 2833

- 第二一六回 熊血儿喜得阴雷珠
小仙童初涉人天界 2855
- 第二一七回 弹指悟夙因 普度金轮辉宝相
闻钟参妙谛 一泓寒月证禅心 2882
- 第二一八回 胜会集冠裳 无限清光 为有仙姬延月姊
同仇消芥蒂 难忘故剑 还将驼叟斗痴翁 2909
- 第二一九回 弭祸无形 采薇僧岷山施佛法
除恶务尽 朱矮叟灌口显神通 2931
- 第二二〇回 巽语度金针 大道同修 功参内外
乾焰生火宅 玄关一渡 业判仙凡 2952
- 第二二一回 灵药难求 仙女儿飞驰红凤岭
佛光解禁 痴上人遁走白犀潭 2975
- 第二二二回 一叟运玄功 电转飙轮穿地肺
群仙怜浩劫 无形弭祸上天心 3000
- 第二二三回 直上八千寻 荀兰因罡风消毒火
飞行九万里 齐霞儿阴岭拜枯仙 3029
- 第二二四回 巧语释微嫌 寂寂荒山求异宝
玄功消浩劫 茫茫孽海静沉沙 3052
- 第二二五回 举酒庆丰功 辽海澄波宁远峤
寻幽参妙法 千山明月度飞仙 3071
- 第二二六回 谢罪登门 女神婴正言规苗祖
隐身探敌 小癩姑妙法戏妖徒 3109
- 第二二七回 奇宝丽霄 不尽祥氛消邪火
惊霆裂地 无边邪火走仙娃 3123

第二〇七回

佛法显神通 顷刻勾销前后孽 玄功争造化 一轮转尽古今愁

上文说到郑颠仙、玉清大师等，在元江用韩仙子所豢金蛛，将前古金门至宝由江心水眼里吸上水面，便遇妖尸谷辰、白骨神君、雪山老魅七指神魔同一干妖党前来扰害，多亏杨瑾、余英男和小南极金钟岛主叶缤赶来相助。虽然众妖党诛戮殆尽，妖尸、老魅、白骨神君三个为首妖孽，被杨、余、叶三人合力逐走，白骨神君更中了玉清大师离合神光，负了重伤逃去，一时妖氛尽扫，金船中至宝也被颠仙在百忙中取了几件出来。但是金钟岛主叶缤因为迎敌时稍微疏忽，吃妖尸动用元神，玄功变化，将所炼冰魄神光剑炸成粉碎。所幸叶缤道法高深，竟在短短几个时辰内，重将妖尸震成游丝的神光凝炼还原，在场诸人无不惊服。

众人正在礼见叙谈，请她施为之际，叶缤忽然觉出警兆越急，知道变生瞬息，仇敌厉害机智，迥非寻常，稍失机密，便被觉察，丝毫大意不得。又见在场诸人俱非庸流，不致受到误伤。并且颠仙和玉清大师、岳雯、诸葛警我诸人，也都有了觉察。为防贻误时机，不暇再为关照，连答应众人演习的冰魄神光也不再施为，匆匆和杨瑾打一手势，立刻一同隐身飞起。颠仙和玉清大师、岳雯、诸葛警我四人原早觉察，一面用眼色止住魏青、俞允中、戴湘英诸人不令多言，一面各自留神戒备。内中玉清大师素来临事谨慎，防患周密，知道因叶缤新杀了妖人黑丑，来寻仇的必是九烈神君夫妇无疑。尽管颠仙道法高强，刘、赵、俞、魏、孙、凌、戴诸人已被招聚一起，有众防卫，足可无

害，终觉敌人是异派中数一数二的人物，太已厉害，又当痛心杀子之仇，情急之下，出手必定狠辣已极。与其坐以待敌，还是迎头抵御稳妥得多。念头一转，也跟踪隐形，飞向高空，等候应付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下面三人刚刚相次飞起，便听东南方遥空中起了一种极尖锐凄厉的啸声，同时天际云层中有一黑点移动。始见疾如飞星，由远而近，带着尖锐厉啸之声，展布开来，晃眼将天遮黑了大半边。也看不出是云是雾，只似一大片黑的天幕，遮天盖地，疾如飞潮云涌一般，直朝元江大熊岭这一带卷将过来。立时狂飙大作，江水群飞，晴日匿影，天昏地暗。声势之猛烈浩大，急骤险恶，休说云凤、湘英、允中、魏青等新近入门诸人，连刘泉、赵光斗久经大敌，也都从未见过。俱各大惊，纷纷将法宝、飞剑放出，正待飞身迎上前去。颠仙知道来敌虽强，上面三人尚能应付，否则众人更非其敌，上去白白受伤，此时只宜防身谨守。一面忙喝：“速自防身，不可妄动！”一面施展禁法，想将众人阻住，不令上去。

余英男自从日前得了南明离火剑，因是教祖回山亲授本门心法，妙一夫人又怜她向道坚诚，身受多日寒冰冻髓之惨，小小年纪，备历灾厄，特降殊恩，代向妙一真人关说，将微尘阵中长眉真人遗留的仙丹赐了一粒。她以前打的底子原好，回生以后，又经众同门日夕指点。但自顾开府在即，惟恐入门太浅，到时百不如人，徒负三英之名，用功极勤。这一服灵丹，更平添了若干年的功力，虽只短短时日，已经身剑合一。加上到前奉命往川边倚天崖龙象庵去请杨瑾来此相助，芬陀大师见了甚是嘉许，又得了好些益处。行时大师并赐她一面护身神符佩在身上，不但不畏邪侵，真正遇到危难之际，还可用来解免。适才因初次出山，便遇大敌，心还震惊。不料南明离火剑一举成功，竟使那么厉害的老魅受伤逃去，不由心雄气盛起来。凌云凤因和叶缤具有夙缘，一见倾心，又感早来相救之德，不禁跃跃欲试。杨、叶二人一飞起，英男是心有仗恃，因和杨瑾同来，理应同其进退，不愿落后。云凤是报德心盛，敌忾同仇，又自恃有神禹令前古至宝威力。双双不约而同，没等黑影临近，便相继飞起。

颠仙未及拦住，方替二人担心，待要拦住下面众人，再行飞身上去防

护时，先后不过分许工夫，天边黑影已经飞近，快要飞到元江上空。猛由黑影里射出千万点金绿色的火星，隐闻爆音密如贯珠，直似洒了一天星雨，飘空急驶而至，对方敌人却一点也看不出来。这时天地昼晦，如非众人俱是练就慧眼神目，必定伸手不辨五指。

当这危机一瞬之间，先上三人身形各隐，自看不出。只有余、凌二女所御一红一白两道剑光，连同云凤手上神禹令所发出来的一股青蒙蒙的宝气，正朝对面黑影星光飞迎上去，黑暗中宛如两道经天长虹，看得逼真。眼看两下里就要接触，倏地空中一亮，竟在余、凌二女面前现出千百丈彩光，将来的黑影妖火一齐挡住，层霞撑空，顿成奇观。可是动作快极，两下里才一接触，未及看清，猛又叭的一声，一点酒杯大的淡黄光华，忽在黑影深处闪了一闪，便即爆裂，化成红、白、蓝三色千万道精芒，满空四射。只听一声极凄厉的怒啸过处，黑影中现出一个披头散发、乌面赤足的妖妇，破空飞去，晃眼无踪。前半黑云妖火立被佛火神光爆散，现出日影，渐复清明。那后半黑影妖火，却似雨后狂风之扫残云，疾如奔马，齐向来路退去。真个来得迅速，去得更快，一眨眼便到了天边。等定睛仔细再看，已经不见踪影。玉清大师并未动手。余、凌二人只见到妖妇形影，连想扫荡黑影妖火都未做到。总共不过半盏茶时，重又青光大来，复了光明景象。空中五人也相继飞落。

原来叶缤见来势如此急骤，必是仇人想乘自己新挫之余，骤出不意，猛下毒手。这一来，正好将计就计，迎头给她一个重创。和杨瑾到了空中，飞升极高，隐身埋伏。等敌人一到，由叶缤先放冰魄神光出去。再等敌人施展全力发动妖法，杨瑾再将佛灯上神焰飞射出来。那来的敌人乃九烈神君之妻泉神娘，果然神通广大，机警已极，佛火神光一经爆裂，便知敌人有此至宝，今日难讨公道，竟不再交手，怒吼一声，施展妖遁，破空逃去。那满空黑影全是九烈夫妻多少年来所炼地煞之气，连同万千阴雷，均与妖人心灵相应，有无穷妙用，恶毒非常。在这等形势之下，不特没有全军覆没，反被她隐身收去，一任施展法宝、飞剑，一点也没追上。众人俱都惊异不置。

当下郑颠仙便请众人同往苦竹庵中小聚，就便分赐众后辈金船中得

来的宝物，于是同往前殿中坐定。辛青、欧阳霜、慕容姊妹重向新来诸人见礼，分别献上茶果。颠仙笑问：“叶道友，可还有事么？”叶缤道：“贫道因峨眉开府，群仙盛会在即，亟欲一往观光。无如与峨眉诸长老素昧平生，未接请柬，不好意思作那不速之客。因谢山道友与极乐真人知好多年，意欲托他向妙一真人致意。本打算此间事完，再往武夷绝顶千石帆潮音小筑，去和谢道友商量。可巧遇到杨姊姊，是我前生骨肉之交，她与峨眉诸老两世渊源，正好不必舍近求远。并且一别多少年，再世重逢，想和她畅谈叙阔。好在谢道友日内必接有峨眉请柬，贫道来时虽曾动念，因为急于来此践约，抵御仇敌，匆匆取了散花檠便即赶来，也并未与之订约。不久凝碧仙府便可见面，临时变计，又不想去了。”

诸葛警我忙接口道：“这次峨眉开府，遍请海内外真仙道友，事前惟恐遗漏，诸位师长曾经四出访问。近以会期在即，更是信使四出。叶仙姑的请柬不是尚在途中，便许是离岛日久，已经送去，没有见到。”杨瑾笑道：“诸葛道友哪里知道。如是别位道友，峨眉诸位长老尚不至于遗漏，独于这位叶岛主却是难说。第一，所居金钟岛在南极尽头，相隔太远，极少人知。她得道虽然多年，一向隐迹潜修。多少年来，除武夷千石帆隐居的谢道友外，至交姊妹常共往还的，只我前生一人，余者至多不过三两面之交，彼此过从，更无其事。知道她的人既是极少，又都当她孤芳自赏，不爱理人，自然不会有人提起。再者，此次峨眉开府，虽是千古以来玄门盛事，掌教真人请柬也发得极为广泛，不特正教中人和海外散仙，甚而有些不曾公然与峨眉为敌的异教中有名之士，俱在邀请之列。但所延请的人，除有交情的不算，十九均含有深意，否则海内外散仙修士何止千百，岂能识与不识全都请到么？叶岛主与峨眉素无渊源，我看请柬十九不曾发出，无须掩饰。叶岛主决无怪主人疏忽之理。不过这次局面之大，独步千古，到日不问何派中人，只要自问够得上去观光的，虽然未受延请，一样也可前去观光。似叶岛主这样道力高深，人品纯正的，正是座中佳客，何况又是我的两世至交。就连今日在座诸人，就非峨眉门下，也都声息相通，异途同归，任何一人去一提说，请柬便立刻飞到了。”

正说之间，忽然一道红光直飞了来。众人看出这光正而不邪，但又眼生，看不出是何宗派。微一惊奇，叶缤手扬处，已接了下来，竟是谢山自武夷发来的一封飞剑传书，内中并且还附有峨眉请柬。大意是说：

昨日叶缤取了散花槩走后，今早极乐真人忽然来访，说起新近路过峨眉，偶遇玄真子邀往凝碧崖小叙。听妙一真人说起叶缤，早欲奉请，以所居小南极一带岛屿如林，修士甚多，枭鸾并集，派门人送柬，恐生出波折，飞剑传书，微嫌冒昧。知极乐真人将有武夷之行，谢山又是叶缤的好友，请转托向叶缤致意。真人刚到不久，二人请柬也由峨眉飞到。因真人约同访友，恐叶缤赶回相左，算出人在苦竹庵，故以飞书相告。

叶缤为人外和内傲，虽然亟欲观光开府之盛，但不请而赴，终觉不甚光辉。这一来，正合心意，甚为高兴。将红光放还以后，决意同了杨瑾先去川边倚天崖，拜谒过芬陀大师，同往峨眉赴会，不再他去。

颠仙笑道：“叶道友既无甚事，现在开府期近，诸位师侄均须赶往，且等我打发他们走后再谈吧。”说罢，便命诸女弟子将昨晚元江所得宝物取出。先取了九口长剑，交给刘、赵、俞、魏四人道：“此剑乃黄帝大战蚩尤时，用以降魔的九宫神剑，烦交令师重新祭炼传授，自有妙用。”另外又取了十余件长短大小不等的戈、矛、刀、剑之类出来，分给在场诸人以及诸女弟子，人各一件。说道：“那金门至宝为数甚多，此次刚刚进了头层塔门，便为妖尸所扰，加以金蛛力竭，除归化神音外，一切奇珍异宝均未取出。可是这些古兵器，均是神物利器，非比寻常，各凭师传心法，便能与身相合，具大威力。九宫神剑如若会用，更是神妙。此时不及详说，众弟子有不明白的，归问各人师长，自知源流用法了。”

分时，颠仙因叶缤、杨瑾、玉清大师三人出力最多，叶、杨二人更是同辈客体，曾请自选。三人始而谦谢不取，颠仙再三劝让，才各取了一件小件的。叶缤得的是件形似戈头的短兵器，到手便转赠给凌云凤。

玉清大师所得，恰与叶缤相同。起初二人随意拿取，到手才看出是一

对形如符节，阴阳两面可以分合之宝。玉清大师本意也想转赠云凤，偶一回头，瞥见允中目注云凤，无限深情自然流露。忽然想起允中为人多情至诚，待人更极仁厚，无如资质稍差，其师凌浑虽然道法高强，自负有回天之力，终恐福缘运数所限，未必便能克服险难。而云凤将来成就，却比他胜强得多。偏生夫妻二人不是同门修为，如将此宝分开，使其各执一面，虽不一定仗此便能免去他年兵解，终可得到许多助力。万一允中日后多积外功，人定胜天，仗着云凤随时相助，居然度过这些难关，夫妻合籍，同驻长生，不特成人之美，也是一桩佳话。况且云凤已得了禹令、金戈两件前古奇珍，开府时，教祖还要颁赠法宝，原不在此合璧。便把戈头转赠允中，道：“此宝名为戈符，原分阴阳二面。这面阴符本意赠与云妹，使其合璧。一则二符灵感相通，本宜分用；二则俞道友异日独自出山积修外功，难免险阻，有此随身，既可辟邪驱祟，复能以此向阳符主人告急，无论相隔多远，均可赶来应援。此外妙用尚多，一时也难尽说。不过尚须各人重新祭炼，始能应用。归告凌师叔，自会详为传授。此次峨眉开府，门下诸弟子所得法宝均须呈献，由诸师长一一传授，指点用法。到日你和云妹互相观摩，自知就里。”允中连忙接过谢了。

杨瑾取了一块黑铁，长不及尺，约有二指来宽，一指来厚，上面密布密鳞，腹有古篆，形似穿山甲，腹下却倒拳着十八只九爪钩，刻制极为精细诡异，通体乌黑。谛视并无光华，那古篆文也是初见，在座诸人自郑颠仙以下，竟无一人识得此宝名称用法。杨瑾拿到了手，料非常物。因和余英男一路同来，见她根骨既厚，人更谦婉，甚是投缘。知道三英二云各有仙剑随身外，多有奇遇，得了好些奇珍异宝。内中只英男一人受苦最深，入门较晚，只新近得了一口南明离火剑，别无长物。便笑赠她道：“此宝我虽不知它的来历，看这形制，当非常品。我送给你，回山再求掌教师尊传授用法吧。”英男已经得了一柄金钺，知道芬陀、杨瑾对已十分期爱，略为谦谢了两句，便即拜受。

分配既定，除杨、叶、凌三人因颠仙留住少谈，并须绕道川边倚天崖拜谒芬陀大师外，玉清大师、诸葛、岳、孙诸人本已到过峨眉，奉命来此，正好

同了英男、湘英等做了一路，赶了回去。刘、赵、俞、魏四人也自赶回青螺准备，待奉命之后，再随师父同往峨眉赴会。于是纷起拜辞飞去。

众人走后，颠仙和叶、杨二人把将来应付九烈神君夫妻之事，商谈了一阵，并允到日必往相助一臂。叶缤自是感谢。因颠仙师徒也要准备峨眉之行，收藏金蛛，封禁庵洞，均待施为，便和杨瑾、云凤同起告辞，往川边倚天崖飞去。

一路无事，到了龙象庵前落下。入内一看，芬陀大师正在禅堂静坐，三人上前参拜。大师命起，先对叶缤笑道：“贤侄一别多年，道力精进如此，不久功行圆满，可喜可贺！”

叶缤觉着大师话里有因，心中一动，方欲叩问，大师已转对杨瑾道：“为使沙、咪二小成长，此事大干造物之忌。你如在侧，随侍照料，也还省事一些。齐道友偏又命余英男来，将你约往元江相助颠仙，取那归化神音，云凤又已先走。庵中无人，虽只一二日的工夫，竟生了不少变故。别的魔头尚在其次，最厉害的是那姬繁。因我日前收去他的天蓝神砂，恨如切骨，竟与妖妇许飞娘合流，得西崆峒老怪之助。当我正用佛门小转轮三相化生妙法，改造小人成长，恰值门人他出，庵中空虚，又当持法紧要关头，不能分身抵御，借了老怪两件法宝，居然乘隙来此寻仇。我已默运禅机，算出就里，知道姬繁前次上了大当，此番知我不能离开法坛，再用神手幻化，吓他不退，一切均有安排，算定他必在昨夜子正前后，沙、咪二小仗我佛法化生之际来犯。姬繁修道多年，非寻常异派妖邪之比，恰巧我身侧又无人可使。细查健儿，将来虽不在我门下，但他向道坚诚，饶有胆智，又服了云凤所赐灵丹，神明湛定。听我一说，便自告奋勇，必欲一试，百死不悔。再一推算，此举正是他的遇合，异日成就，实基于此。好在敌人只知此法须有七昼夜极紧运用，不能片刻离开，却不知我已参上乘真谛，擅金刚伏魔大法。因为爱惜二小，欲使易于成就，头几日虽然未曾离坛一步，真要遇上急事，除昨夜子时是二小存亡之交，有诸般苦难，恐其么么细质，仙福虽厚，资禀脆弱，必须我亲身守候外，过此一样仍可用我佛法封护法坛，随意行动。

“我便指示健儿机宜，给了他三道灵符，并在庵前竖了大雷音烈火神

幡，又用佛法将全庵隐蔽。命其如法施为，代我抵御片时。那姬繁还约了两个妖党同来。一见原庵隐去，立即放出千丈魔火，欲将全庵化为灰烬，声势甚是凶恶。本嘱健儿，所来三人，只有一人恶满在劫，不到时候，无须出敌。再如临阵胆小害怕，可将我第一道灵符施展。以后只需守定神幡，指挥金刚佛火，暗中迎头抵御，任他魔火厉害，也是无奈你何。丑初我便现身，连出门都可不必。健儿却因沙、咪二人不久成长，玄儿拜在韩仙子门下也能成就，独他一人向隅，求进之心太切，急欲立功自见，以博我的欢心，所以没有丝毫胆怯。守有刻许工夫，见妖人魔火邪烟源源发出，便照我传授一指，神幡佛火立即迎上，将它阻住，晃眼消灭。他以为妖人无甚伎俩，惟恐少时妖人全数逃走，知第三符能制敌人死命，又恃第二符可以护身，不受魔侵，竟然冒险现身。和姬繁同来二妖人中，有一个是西崆峒老怪好友天破真人潘刚，正当数尽，欺他人小，妄想生擒。吃他骤出不意，施展神符，发出千寻雷火，烧成灰烬。另一个也负伤逃去。

“只有姬繁知机，符才出现，先自遁开。虽知此符只能用一时，但恐健儿符不止此，还在踌躇。后见伎俩已穷，便用玄门五遁将健儿困住，迫令自取神幡献上，降顺免死。休说健儿绝不肯从，便肯听从，我那神幡被佛法禁竖地上，岂是第二人所能移动？健儿一味破口乱骂，一面仍指幡上神火抵御。姬繁大怒，便将五遁生克妙用全数施为。健儿这一出去，身和神幡均不能再隐，虽有灵符护身，毕竟气候太差，眼看危急万分。总算他人甚机智，一见灵符用完，敌人一死一逃，剩下一个，知最厉害，神幡只能抵御魔火妖烟，无可应敌。便乘敌人心虚，故意问答，设词哄骗，连用话语延宕，想挨到我出去，居然被他鬼混了好些时候。等到姬繁看破，施展辣手，护身光华为五遁所迫，气都透不出来，眼看危急时，救星也就到了。

“原来极乐真人李道友由峨眉有事武夷，绕道大雪山绝顶玉虚峰青晶壑访看仓真人，路过此地，云中遥望姬繁在此作祟。先以为我不在庵中，姬繁乘虚来犯，赶来破了五遁禁制，将姬繁惊走。此时我也事毕，开坛走出，约他进庵小坐。他近年虽经诸同道相劝，有了收徒之念，因是随缘遇合，不曾专意物色。又因以前忒喜幼童，只要骨相天分稍好，便即收录，均以根基

禀赋十九平常，无所成就。有的更因道心不净，犯了规条，本人遭劫，还累他迟却好些年头的正果。所以这次取材甚苛，一直未有当意者。这次因听我用小转轮三相神法，以绝大愿力，使沙、咪二小两个福薄孽重、资禀脆弱的焦侥细民，在我佛门三相世中预积三十万功德，移后作前，预修来世。于石火电光，弹指之间历劫三生，自转轮回化生，仅仅七天工夫，便即成长，变作缘福深厚，生具仙根仙骨的良材美质。极口赞我佛法精微奥妙之余，又听说还有一个小人现被韩仙子要去收为弟子，忽然动念，再经我一劝说，他本极爱幼童，成道之后，竟成童身游戏人间，难得天生小人，正好异日改造成与他一样，便将健儿看中。意欲带往他长春崖无忧洞仙府之内，费三百六十五昼夜工夫，以玄门妙法使其成长。行法比我较难，但是后来却容易得多，可以不虞失堕，不似沙、咪两小，仗我佛法，七日便能成长，他年成就更是极大。

“可是他那三相虚境内，所积三十万善功，将来一一俱要实践，始得完成果。三生劫内，所有誓愿修持，更一毫也犯误不得，否则功果难成，甚且立堕轮回，复归本来。这等万劫难逢的仙缘，焉有再遇之日？担子太重，非具绝大毅力宏愿，万难终始。我先也不忍使两小肩负重任，只想使他们先历一劫，将身成长，日随云凤修炼，视他们自己积修内外功行如何，以定他年成就。虽然至少还要转劫一世，此生既是修士，出生便有人度化。只要不犯大规，齐道友必乐玉成，决无任其昧却夙因堕落之理。这样虽然成就较慢，不特依次修为，水到渠成，负担较轻，还可免去在小转轮三相世中受诸苦难。两小偏是向道心坚，甘受苦难。行法以前，听我一说，竟然同声苦苦哀求，一开口，便发三十万善功宏愿，执意要仗我佛法前后倒置，在今生世内便证上乘功果。我怜两小向道坚定，应允之后，行法时只管运用心灵，化生入相，为他们解免苦难。无如此举力争造化，违逆运数，魔头重重，意动即至，得我助力，也只减轻十之二三，依然备诸苦孽。终于仍仗两小自己的信心毅力，于奇危绝险之中，将三重难关硬闯过来。那一切身受，便是修持多年的有道之士，也未必能够忍受，平安渡过。尤其是所愿愈宏，心志愈坚，抗力愈强，魔孽苦难也愈加重，但能渡过，成就更大，自不必说。区区两个禀赋根骨无不脆弱

的小人，竟能至此，岂非奇绝？

“健儿得李道友不惜心力，以玄门无上妙法助他成长，循序渐进，只要用功勤奋，一意修为，一样能到上乘功果。比起沙、咪两小，虽然稍逊，但比玄儿要强得多。玄儿全由韩仙子以仙法妙术使其成长，防身御敌本领虽高，本身根基未固，功行更浅，只能炫耀一时，异日成败，尚在难定。即便能知自爱，不敢骄横自恣，以师传法宝、法术为恶，多积外功，也须兵解转劫，方能有成，终究不及这三小人的成就高。

“尤可嘉者，健儿明知我和云凤均与他无缘，目前佛道两门中只三五人有此法力与造化争，使其成长，内中还有高下之分。前见沙、咪、玄儿三小各有遇合，独他一人向隅，好容易日夕背人悲苦焦思，眼巴巴盼到这等旷世仙缘，竟还不舍旧主恩深，渴欲等候云凤、瑾儿归来一见。虽然胆小，不敢明说出来，我和李道友岂不是一望而知？我便代他求说。李道友见他天性甚厚，本就极端嘉许，又值要应今春谢道友所托之事，须往武夷引了谢道友拜访一位神僧。便允他在此等你二人归来告别，就便带了他和沙、咪二小同赴峨眉参见齐真人，以开眼界。到日李道友须往赴会，归途再带他同行。大约到明年十一月，便长得和李道友一般的身材相貌了。

“还有那只古神鸪，经我佛法禁制，已渐驯服。到了下月望日，便是峨眉开府之期，去今只二十余日。各正派中，只我和白眉禅师等三数人，因事不能亲往。本来各正派中长幼三辈同道，均在期前赶到。但此行还要对付妖鬼徐完，事由瑾儿而起，你又不舍观光之盛，并且齐道友还有用你之处，期前便有职司，不能分身出敌。妖鬼吸神敛影之法，除三仙二老和乙、凌诸道友十余人，以及小辈中持有异宝防身的寥寥七八人外，余者都不能当。独对沙、咪二小，因在我佛法三相世中过来，三尸已斩，又持有我护身灵符，却不能伤。神鸪更是他的克星。你二人来时，嵩山二友命你们开府前五日，带了此鸟赶往峨眉，在去飞雷洞的要路，二十六天梯悬崖之上搭一茅棚，将此鸟暗藏棚内，即命沙、咪二小相伴防守，便是为此。

“到日峨眉诸道友虽对此事早有安排，用不着二小出斗，但是二小经我用佛法改造化生，总算是我门中之人。那妖鬼自称冥圣，来去飘忽，迅速

如电，厉害非常。此番又是志在予以重创，好使其他邪恶知所儆戒。峨眉开府，为三千年以来道家未有之盛，非有夙世修积，仙根福缘俱极深厚者，不能参与。二小虬蜉身世，么么细民，居然侧身其间。固系彼族近数百年来举国一心，上下乾惕，同修善治，一体祥和，以致上邀天眷，剥极而复。帝心厌祸，以由亡复兴之任降于四小，使其自修仙业，还拯邦家，振起于萎懦疲庸之中，脱身于鸟爪兽蹄之下，仍回前古衣裳文物之治，实厥天谋，非等幸致。然与会百千宾主，不是瑶岛仙侔，也是名山修士。下至神禽灵兽，亦皆吐纳能精，各带几分仙气。况且旁门中人到者甚多，每以仙业高低分判流品。如不使其入峨眉以前立功自见，无端追随赤乌琼裾，金庭玉柱之间，异我者见之，必以峨眉号称光大发扬，门人众多，实则下及焦侥，细大不捐，兼收并蓄，传为话柄。虽则泾渭清浊，异日自知，自家修为，罔恤人言，爱恶贪嗔，仿佛多事。但道家与释家不同，本是有相之法，而我与二小，世缘只此。难得他们向道坚诚，何妨恩施格外，特予成全？又可借彼坠露轻尘，弘扬我佛法威力。现拟去前稍加传授，于护身灵符之外，各赐一二法宝，俾与鬼物周旋，留一佳话。我近尚受人之托，兼完昔年夙愿，日内必须他往，不及面授，须令瑾儿代我传授。沙、咪二小已经化生，现在后洞法坛之内。静候七日，佛法圆满，自然成长。健儿也守候在内。我留有一纸手示，所赐二小法宝也在石案之上，瑾儿自知功效。你二人听完我话，便至后洞，代我主持未完之功。七日期满，照我所示行事，同往峨眉好了。叶道友如愿随善，不妨同往。我还有件事，必须早为料理，恕不奉陪了。”

杨、凌二女闻言，知道二小甘冒万难，以身殉道，居然成就，竟连日期也已缩短成七日，好生欣慰。俱欲早见三小，谢恩领命之后，便即拜辞出殿。叶缤本欲叩问适才大师言中深意，因听大师有事，又欲一观二小化生奇迹，便随二女一同拜辞，赶往后洞石殿观看。

龙象庵也是背崖而建，外面两层殿堂，法坛建于尽后面崖洞之内。还是杨瑾前生凌雪鸿初修道时，大师因她先前出生旁门，又嫁追云叟多年，仇敌更多，恐其初入佛门，道心未净，邪魔外道时来侵害，自己不时出外修积，难于防救，特就庵外危崖，叱石开山，另建一层石殿，令其在内虔修。自

从五十年前凌雪鸿在开元寺遇劫兵解，直到杨瑾劫后重来，再入师门，大师说以前诸般设施俱是下乘功夫，今生根行缘福，以及他年成就，无不深厚远大，已经用它不着。为令继承衣钵，日夕随侍在大师自居的禅堂以内，到奉令下山行道之日为止，连大师出外云游也都在侧，片刻不离。始而因大师正果已无多年，日夕领受心法，勤于修为。后又为了报答师恩，践前生宏愿，急于积修那十万善功，洞门又经大师封闭，非经请命将禁制撤去，不能轻入，所以一直也未去过。

这时旧地重临，休说本人，连叶缤以前常向此间来往的人，也甚感慨。想起人事无常，数限所定，连仙人也是如此。晃眼之间，昔年仙侣，便隔一世。若非夙根深厚，身虽兵解，一灵不昧，又得师门厚恩，始终将护，两生玉成，一堕尘凡，何可逆料？

互相谈了几句，便到行法之所。杨瑾刚刚撤去禁法，同叶、凌二人走入，忽听一声惊呼，金光闪动，殿门现处，健儿口喊：“师父和杨大仙师来了！”首先如飞迎出，满面喜容，跪伏在地，叩头不止。云凤命向叶缤行礼以后，步入殿中一看，一二日之隔，沙、咪二小已换了形象，由两个矫健精悍的小人国中健士，变成两个粉雕玉琢，比他们原身成人还大得多的八九岁幼儿，各守着那盏具有佛法妙用的长命灯，在心火神光笼罩之下，安稳端坐，合目入定。虽然看去幼小，却也神仪内莹，宝相外宣，仙姿慧根，迥非庸俗。正互喜慰，杨瑾瞥见咪咪好似听出云凤和自己到来，眉宇之间隐现喜气。知道此时正是他的成长之交，心情松懈不得，忙喝道：“你二人再有三四日，便可功行圆满，那时见面，多么喜欢均可。此时动心不得，速把心思宁静，不可大意。”咪咪也自警惕，仍还庄严。杨瑾因自己三人还要言笑，心终不放，恐扰二小道心，说时将手一指，将法坛四外禁制，掩去一切声音，使二小可以专心成长，无复听闻，免受摇动。随向殿角石墩上一同落座。

健儿早等不及，把芬陀大师留字呈上，并把昨夜今朝所遇所闻详为说了。杨、叶、凌三女看完大师手示，再听健儿补述未尽之言，俱各惊赞不已。

原来芬陀大师早参佛门妙谛，道法高深，与本书佛教中第一等人物白眉和尚几相伯仲。自从四小来庵参拜，杨、凌二女拜陈诛戮白阳山古妖尸以

及二小立功经过，便知天机微妙，将欲假手自己助其成长。凭法力虽可办到，无如焦侥微生，过于脆弱，恐其禁受不起，初意便是适才大师所说大概情形。及至昨夜子时行法以前，大师告以行法次序，及抵御外魔苦难，以及此中利害轻重，二小竟跪地苦求，甘受无量苦难，今生成长之后，便要完成仙业，不再转劫托生，以防再世昧却本来，致遭堕落。大师力说不会，二小仍然哀求不已。大师为他们至诚感动，也甘费心力，加以殊恩。

芬陀大师行法之前对二小告诫道：“我那小转轮三相神法，纳大千世界于一环中，由空生色，以虚为实，佛法微妙，不可思议。说起来虽是个石火电光，瞬息之间，而受我法者，一经置身其中，便忘本来。不特不知那是幻象，凡诸情欲生老病死，与实境无异，一切急难苦痛，均须身受。幻境中的岁月，久暂无定，在内转生一次，最少也须五六十年。此一甲子岁月，更须一日一时度过。与邯郸黄粱的梦境迷离，倏然百变，迥乎不同。最难的是我设此法，因为你二人过去生中积有罪恶，不然也不会投生在焦侥族中。虽因此生向道心坚，遇此旷世仙缘，无如根基浅薄，除却多积善功，预修来世，转劫重生之后，不能寻求仙业。这等循序渐进，未始不可成就，然而为时太久，夜长梦多。休说你们投生人以后，见了人世繁华，嗜欲众多，自忘本来，重堕轮回，有失我们爱护。初意即便夙根不昧，能知谨慎，黽勉前修，但已在数十百年之后。那时不但我已灭度多年，便你们师长也都各有成就，未必仍能等待。就说能自修持，或是另有依归，比起前世因缘，毕竟要差得多。况你二人禀赋过于脆弱，一切善业功行，也难于修积。如全仗法力使你们成长，又忒逆数违天，异日魔劫更重。大限一到，任是多大法力，也难抵御天劫。至多博得数百年的长生，临了反倒形神俱灭，连化生虫鱼都属无望。为此才用我佛法力，使你们片时之内，重转轮回，备历未来三世相。在此生相内许下宏愿，再在未来相中修积。一切应受，先自幻象中经过。等到开坛成长，再照幻境中所积善功，重加实践。本来今生福缘全是前生修积，此则反因为果，颠倒先后，使你们先跻仙业，补完善功。

“在我初意，幻象中的痛苦艰难，俱由魔召，甚于实境。而此中人的修持，更丝毫松懈不得，稍一不慎，立刻为魔所乘，前功尽弃。仗我在旁护持，